

長篇創作

嚴文井著

茅盾序

一個人的煩惱



上海長風書店發行

當今文藝叢書

一個人的煩惱

嚴文井著

重慶 建國書店 出版

上海 長風書店 發行

版一第滬月一年六四九一

一個人的煩惱

(當今文叢書)

著作人

嚴

文

井

編輯人

徐

昌

霖

發行人

唐

秉

彝

出版者

建

國

書

店

發行所

長

風

書

店

定價 六百元 (外埠酌加運費)

上海北浙江路三七二號一五樓

印翻准不・有所權版

序

茅盾

戰爭的時代，人們的善良的天性會比平時更加輝煌地發展起來，然而同時，貪婪卑劣的人羣也會比平時更加醜惡忌憚，伺隙橫行，一方面有成仁赴義，視死如歸的匹夫匹婦，另一方面也有背國離以自肥，刀頭上舔血的城狐鼠。好人更好更苦了，壞人更壞更樂了，但是也有豁然覺悟，在戰爭的烈火中燒淨了污垢的，同時也有被戰爭的艱苦的現實所驚醒，以至失却了故我，而覺醒過來的人們。

這一切的升沉轉變的百頭圖，在我們這民族解放的抗戰中間，幾乎也是隨時隨地可以看到。這是無情的現實。然而一個有胆有識，敢於正視現實的人，決不會因此而迷惘，因此而退縮。他知道：善的勢力，儘管在目前看來還不見怎樣雄厚，但他既然代表了人民大眾的利益，既然和人類社會前進的方向是合一的，那他就有前途的，他的發展沒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擋。同時他又明白：必然要向前發展的善的勢力，在發展的過程中一定會遇到更多的困難和阻力，甚至有時好像已經絕望，所以再珍再厲的鬥爭精神一定不可缺少。

有了這樣認識的人，他事前就不會存着幻想，不會無條件的樂觀，不會憑藉自大自負；而事後他也不會小有挫折就垂頭喪氣，不會苦悶，不會自疑，自然更不會退上老路了。

我們對於抗戰有絕對的自信，爲什麼？因爲這是善的正義的自衛的求生存的力量，對于惡的侵略的強暴而不義的力量之反抗。我們確信：善的正義的力量必然能勝利。但是我們也決不敢且應該有憐憫之心，而自解于廉價的樂觀。爲什麼？因爲我們民族之善的正義的力量增強的過程，中黑暗的罪惡的份子也在潛滋暗長，甚至公然活躍。抗戰的現實，是光和影交織着的。唯有不懈不息的鬥爭，才能使光明面繼續擴大。盲目的樂觀和盲心的悲觀，都是因爲不能認識現實之故。

小說「一個人的煩惱」就是想從一個青年知識份子參加抗戰工作的經過，來說明凡是不能認識現實，只憑一時的衝動，而且愛以幻想喂養虛心驕傲的人們，將落到怎樣萎靡消沉的地步，劉明當然不是一個壞人，本質上他還不失爲一個好人，然而由於他的好優長狃介却實在是孤僻，尙知自愛却又不至過于自負的毛病，再加以貌似沉着而實則神經過敏，一方面耽于零食，若不當澁澁香香的生活，難免稍且的記載，另一方面又不能真正吃苦，真正對民衆虛心，于是他這本質上還好的人就不能進一步把自己鍛鍊成爲堅強的戰士。當抗戰初期，一般人心激昂，情緒高漲的時候，劉明投身于當時一般熱血青年知識份子所趨向的抗戰工作，他不屑在後方吃一口安穩飯，他到前

極參加了部隊的宣傳工作；但他這一個行動，雖然他自以爲是深思熟慮的結果，其實還是一時的衝動，帶一點幻想也爲了負氣。在決定這行動之前，他也有過所謂考慮，但不幸他考慮的範圍只限於他個人的瑣屑，他生活的小圈子裏所接觸的人與事對他的反應，而未嘗放寬眼光對抗戰現實，對他未來生活中所可能遇到的困難與不盡如意，加以彌縫的研究。他對現實是盲目的，在這裏，就有了他後來毅然而返，牢騷消沉的根因。

像劉明那樣的青年知識份子，只憑着一股熱情，一片主觀的幻想，投身于當時的具有強烈吸引力的洪流，何止千萬呢！像劉明那樣碰了一頭就縮回來的，固然也不少；然而更多的却是在鬥爭的烈火中鍛鍊了身心，在現實的洪流中找見了他自己，脫去了故我的浮華，出落得堅強的沉毅。作者沒有從正面寫這些富于積極意義的人物，作者却寫了個從鬥爭中逃陣下來的人物，但雖然如此，劉明的故事還是具有積極的教育意義的；因爲這是一面鏡子，——可以促起反省的一面子鏡。

劉明的故事的背景在距今五年以前。時事推移，今天抗戰的現實跟那時已不一樣，昔年萬千青年所憧憬的道路今更荆棘重重，而劉明似的牢騷消沉的青年其所以牢騷消沉的成因也不與劉明同了，然而從劉明的故事所得出的教訓的原則，在今天依然是養我們情懷，這一點，可說是這本

小說對於今天的現實的意義，同時也是我們讀這本小說的時候不應該忽略的地方。至於此書文字之樸素而姿宛多姿，人物描寫（如主人公劉明）之細膩而生動，則有目共賞，讀者自能玩索，用不到我來聒噪曉舌了。

（三十二年十月茅盾記于唐家沱。時陰雨且將旬日，報載倭寇正窺犯滇西，瀘水怒江，激戰方殷，而太瀘西南三角地帶，敵寇仍圖伺機蠢動云。）

楊敬之夫婦爲誰請客，做了好幾個菜。兩人從上午十一點鐘起，一直忙到下午四點多鐘，沒有好好休息過一會。這不是一件隨便的事情。現在，楊敬之先生實在累得有點受不了了，就進廚房，點了一支烟，靠在床架上，望着月份牌上的古裝美人出神。廚房上的側座，原就是他們的廚房。楊太太還不能離開這地方；她還要給吊子裏添水，提防醋跳上菜板，守着飯下汽；有這許多事情要做。

楊敬之彷彿聽見前面有什麼聲音，說：「是不是有人打門啊？」楊太太答：「是呢！金家的今天也在忙麼事，就是這機出出進進。」這聲音聽起來，也不顯腴男裏話，不聽得清楚。楊先生有點不耐煩，說：「你看過去，好不好？我想是他來了。」楊太太說：「是郵政局的，金家的小丫在叫。我去看看有不有我們的信。」說着就跑到前面去了。

楊先生起床，到房門口站着等他回來。一會，楊太太跑回側座，遞給他一個紙捲，說：「又是個什麼書局的東西。」楊先生拆着捲子，又進廚房裏去。楊太太叫住他說：「喂！你怎麼樣

跟他說的嗎？怎麼現在還不來呀？」我說得聲嘶力竭的——「慢着！我看你就是馬馬虎虎的。」

「你這個人呀！怎麼不相信我！我包你他一定來。」

楊太太拿起一個碗來，說：「你不要忙呀，我配起了一盤菜：你外甥在外邊這麼久，恐怕不大吃得着，我提這真還剩一點肉，你去買兩角錢的豬蹄，跟他炒一個肉絲，他一定喜歡的。」

楊先生瞪着眼睛，聽一會，好像很爲難的樣子，說：「你叫小丫去好不好？我一出去，他來了怎麼辦？」

楊太太看他一推脫，就有點生氣，把一盤肉放進櫃裏，很重一下把櫃門關上了，說：「只愛你好意思！」

楊先生不同客，也不走開，靠在板壁上看起來。

他的客是外甥劉明，這一切忙碌都是爲了他。他却不降臨，使做主人的心裏的緊張不能消除；特別是楊太太，老在想法子如何再增加一點什麼東西，好讓客人高興。

停一會，楊太太又說：「你一點也不會疼自己家裏人，曉得當中就是這一個好和你來往，你還不和人家比一比！這個好好勝得很，是曉得好客的。再嗎，姑婆聽到了你待他好，也曉得你的心，那玉英婆娘再刁也沒得用了。」

楊先生到案板前，給了一個炸丸子送到口裏，一邊嚼一邊說：「真難得的，你叫我操辦！他來了，我出去，本來是不好。」

楊太太吼：「來呀，滾出去！」一隻大黑狗夾着尾巴從案板下溜出來。看楊太太做出這一切之

飾的神態，低着頭只縮尾。楊敬之笑說：「來喜！過來，我喜歸你。」黑狗就搖着尾走到他身邊，把身子靠着他，愉快的打了一個呵欠。

楊太太皺着眉頭說：「先生，你看你幾不怕臊！腰狗子在你衣服上擱，——來喜！讀！——我管，你外甥要看到你這樣子，會把你拿去警報的。」牠出了門，楊敬之拍拍下襟，說：「嘿！我覺這樣好不好？我們是不是還有些川冬菜。拿川冬菜炒個肉絲也是一樣！我勸他忘北平吃川冬菜。」

話是聽了楊太太，雖說：「也好，你去找我看，好陳在書房裏的那個瓷罐子裏，」楊先生屋上就是書房裏主，所謂書房就是倒座屋裏和他們睡房相對的一間小房，黑暗，而且潮濕；裏面堆滿了雜物；因為其中一個書架同一張大方桌子，所以就叫做書房。其實，除了偶然招待客人在這桌子上吃吃飯外，平常楊先生是並不大進這間屋的。平常他們吃飯是在自己睡房裏。

一會，楊敬之高興的叫了一聲，拿着一個用多菜腌了出來。楊太太也很高興，接過菜說：「我來切，你試看到湯同飯，拿一個小椅子坐在桌子旁邊看報，好不好？」

楊敬之照應他的做了，坐在小桌上細細的讀着報；楊太太抽一鉢水，洗起菜來。

現在楊敬之夫婦沒有權到客人的時候，客人却突然來了。

楊太太正在切川冬菜，腰裏纏纏的聽見前堂屋裏有人叫楊先生，她一抬頭，看見一個微笑着的瘦個子年輕人站在倒座屋門口，應聲喊：「哎呀！小明！」楊先生馬上也站起來了。

這年輕人就是劉明，他略微着慌的點點頭，就走進來了。楊太太非常興奮，高聲喊叫着說：「小明，你怎麼才來呀？我當你舅爺話沒有說清楚，我們等你半天了。」他用抹布擦着手，走到劉明身邊，看看他說：「我看看你，你啊！你長得真快，你看你長得真高啊！」就仔細觀察他，楊敬之一邊捲着紙煙一邊笑着說：「人是高，比他老子還高，也老了些。」

劉明微笑着，似乎有點窘，看了看手說：「家門裡子太急了，現在才五點十二分，本來我也可以早一點來的；路過青年會的時候，我進去看了一下，預備我舅爺一起回，我以爲舅爺還沒有回來。」說話，他眼睛往四圍打量，無關在性觀察他的兩隻眼睛。

楊太太眼睛低下來了，說：「你呀，真是你老了好多哩！你這長得像你老子了，那裏像個二

十五歲的人！唉！外邊也太辛苦了啊！」劉明眼睛看着爐，說：「我不來也老了囉！我又不曾保養我的身子，他家倒越來越仙童，還和我前幾年看到的時髦差不多。」楊太太笑了。

來喜絞湊而進來了，慢慢走過來開劉明的衣，劉明伸手去摸它；它猛然後一退，叫起來。

楊太太叫：「來喜！你做麼事？連你小爺都認不得了！」劉明笑笑，縮回了手，說：「劉爺還是喜歡狗，呀？」楊太太斜眼看著楊先生說：「哎！就是的囉！他老人家就是不怕這些東西轉。」

楊敬之把報紙放到案板上，向劉明說：「你餓了是不是？今天舅娘特別爲你做了些家鄉菜，你舅娘今天特別熱心，平常我還難弄點好吃的東西，她輕易都不答應的。」劉明裝做很驚訝的樣子說：「哎呀！那怎麼敢當！那我今天真有不客氣大吃一飽才對得住舅家。」楊太太笑瞇瞇的說：「對呀！這裏跟你自己屋裏一樣。」——你怎麼下坐？——哎先生！你帶你外甥到房裏坐去，一下子我們就開飯。」

楊敬之把劉明帶進了那小黑房，說：「你坐一下，馬上我就來，書案上有書，你可以隨便翻翻。」轉身又出去了。一會，他拿着銅筷進來擺桌子。劉明看見這情形，覺得不安，馬上隨着楊敬之到側座廳裏去幫忙。

楊太太看見劉明也來動手幫忙說：「去吧！去吧！你這個仔！這顧客氣做麼事呀，真是！」

放下手裏鍋鏟把劉明推進了書房。楊先生把菜做一托盤端進書房來了。一共有六個碗：有雞，牛肉，豬肉，等等；當中還有兩碗素菜：一個是紅辣椒炒的豆腐渣。楊先生勸劉明先吃，劉明不肯；兩人又勸讓了一番。

最後楊太太端了一碗雞湯進來，也坐上了桌子。劉明才開始吃飯。楊太太說：「盡量吃！一點也不要吝嗇，這就是你的家。你先嚐嚐這米湯菜肉，今天蒸了快一天了，你看爛不爛？」劉明夾了一塊肥肉吃了，繼續說：「好極了，好極了！」

楊太太接著提問：「呂華家的菜怎麼樣？」劉明搖搖頭說：「不怎麼好。一頓也不過四五個菜，當然還有幾個窩的就是的。」楊太太停了一聲：「小氣死了！他們一月至少也有三四樣菜，你不想得？要故意裝作這個樣子，我真沒有見過！」——你嚐嚐這豆渣，是豬油炒的，我怕你吃不下去吃這道菜，倒宜於便宜菜，却是家鄉口味啊！」劉明依她的話吃了一筷子豆渣了又這道繼續吃了一碗。

楊太太低聲頭一連喝了十幾杓子雞湯，說：「小明，多喝點雞湯，養人的。」——那天我沒有詳細問你，今天舅媽也在這裏，你講講看，你怎麼樣出來的，那一定可怕得很！」他夾了一隻雞腿，咬了一大口，又對楊太太說：「你看我臉不蒼白？你外甥過天津的時候，幾乎都被日本人抓

去關到了，「楊太太叫了一聲：『哎呀！乖乖！怎麼這麼慢的？』」說着劉明就真放了一盤子燻肉絲。

劉明說：「也沒有什麼，怕倒是有點怕人，不過——他們是隨便抓人，沒有什麼一定，完全碰運氣，那時我幸虧先有打算，身上只穿一件藍布大褂，下了車，走過月台的時候，就被他們叫了出來……」楊先生，楊太太同時「哎呀」了一聲，劉明往下說：「其實當時我也並不想害怕，我以為他們一定會把我關起來的，要關就關！我心也甭了，那一陣一下子抓了十幾個人，多半是年輕人，他們還在抓那算上丁來綏子好像有嫌疑的人，有一個日本便衣偵探問我是做什麼的，我就說我是做小買賣的，不知怎麼他就信了，摸摸我身上，要我走，起先我還不懂什麼意思；等他叫了一聲『走！』我才明白是放了我，」楊敬之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這也應得的，你還不錯，先想到了化妝。」

劉明裏面飯碗了，站起身到後院去洗飯，楊太太忙攔住他，要接過他的碗；客氣了一會，才指點他到倒座屋自己添去，劉明添過飯碗來，楊太太又忙着給他敬茶；弄得他有點不好意思。

吃了幾口飯，劉明又接着說：「也就是那時候，我遇見一件好玩的事情，她家們該想不到還有一點麻煩吧？那不是放走了我嗎？跟我一起走的還有幾個人，走了幾步，我聽見後面叫，「轉

身！」我以為是叫我，當然只好轉去。回過身，我才知道後面還有幾個人，大家誰也不知道是誰，都一齊轉去。您家們猜日本人要做什麼，那個偵衣偵探大概是個漢人，我們識去了。他把我們當中一個中年人的一頂禮帽取了下來，又把另外一個人的帽子取了下來，當中就他們兩個戴的是禮帽，他拿著帽子很神氣的翻了翻，先退回了一頂帽子；比較舊，這一頂；另外一頂大概他覺得合式一點，他取下自己那頂破烏打帽，把那頂禮帽往頭上一戴，試得還可以，他就把那烏打帽往那中年人頭上一罩。那個傢伙恐怕是做買賣的，那樣就是的，哈！他遇見了浪人就做了一筆倒賣的買賣；浪人給他戴上了烏打帽，就叫，「快走！」我們才又走了，弄得人真是笑笑皆非……

「楊敬之夫婦都跟他笑了起來。」

楊太太咳嗽着說：「這些日本鬼子真窮！一百世沒有見過東西的！」楊敬之笑着說：「愛財都是一個道理，管他哪國人！」他正送一杓子湯到咀邊，因為笑，那杓子就傾倒出了一部份在他下巴上，黃醬子沾污了，水往胸前流，楊太太皺皺眉說：「先生，你的下巴。」

楊先生用手擦去那湯汁，問劉明：「你在昌華家裏還過得來麼？」劉明慢慢回答說：「也無所謂，我這什麼都是賣時的打算，在他們那裏休息一兩個月，說不定還是回長沙去。」

楊太太說：「你回去還是找事，還怎樣？」劉明吐出一塊雞骨頭，說：「不一定，我還沒有

十分考慮，不過我感覺很累；兩年來，弄得我筋疲力盡。這次不發生事變，恐怕我也疲憊了。」楊先生點頭說：「嗯！我是沒有法子，幹職業是一件苦事；年紀輕輕的，能上學還是上學好，你老子和我不一樣；談到你，他總是很擔心你學業的事。他老人家很有道理的。你自己以為怎樣？」劉明搖搖頭：「很難說，我還沒有怎麼考慮。」

楊太太又敬茶到劉明碗裏，說：「吃吧！小明，你要客氣才糊塗哩，呀？我王玉英那婆娘不會真心誠意待你的。」楊敬之說：「將來你還是要進大學，你老子一定維持你，錢我超不成問題。」昌華不好意思不嘗你幾個，你自己已經還饋著了一點學費，這樣一添，除完這兩年總還可以吧！

劉明臉紅起來，說：「我沒有想到要誰幫忙，我自己也沒有什麼積蓄。這次回，在路上我就用了一百多塊，一向，我爹對我有個誤會，他總以為我在攔錢。他真不了解我；其實，一個小職員，哪有很多收入？他家們是不是聽到我爹說我一些事？」楊太太答：「沒有，沒有！你不要憂心。——沒有錢也不要緊，我看昌華一定要幫忙，不然，他說是個沒良心的東西，像誰家養媳婦！」

劉明覺得不很自然，只低著頭嚼食物。

劉明是湖南耒陽人。他父親劉仁光做過兩任縣長，家裏稍稍有積錢；一九三一年，劉仁光所使靠的一個師長失了勢，離開了湖南；不久，劉仁光就跟着餓了閑，一年一年那裏的錢也就減少了。一九三五年，劉明在上海一個私立大學唸到二年級的時候，他父親只剩下兩幢小房子在長沙，每日只能收四十多元房租了，匯給他的錢實在太少，只够勉強維持他住在學校裏不致餓肚子。這使他很不愉快。就在這年夏天，劉仁光忽然想做一個買賣，打算賣掉一幢房子。這事遭受了劉明強烈的反對；因為他覺得他父親並沒有做買賣的才能，再賣掉一幢房子只有更減少他將來的用款。劉仁光却爲着閑久了，想做一點事，堅持自己的意見。父子間就發生了一個很劇烈的衝突，彼此不相讓，一直到老子向兒子宣佈斷絕父子關係爲止。

一九三五年秋天，劉明由一個朋友的介紹，到北平一家報館當助理編輯，從此他進入了一個新環境，體驗了一個比較大，比較複雜的生活；不知不覺學會了一些不是學問，然而對自己有些好處的東西。一般人稱這些東西爲世故經驗。在報館裏，他始終是討厭那些生活的，但沒有一個